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藁卷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李學瞻

平橋藁卷九

明 鄭文康 撰

序

東歸集序

東歸集者樂安蔣奎章先生繇岳陽而還崑山之詩也先生敎諭慈利日嘗言元儒臨川吳澄有功道學宜從祀孔子廟廷朝廷已允行之無幾以謗言得罪外臺先生儒者趨與

諂不能作小人狀臺臣去其官先生即怡然居慈之東臯物論不能平咸助其辯詣京白不難事先生笑曰辯固是奚以辯為古人於得失利鈍雖智者莫能逆料預圖苟有遇焉值求俯仰不愧不怍耳柳下三黜未聞一辯且辯未見吾能必信能無俯仰於人乎吾先人之田廬故鄉之山水具在無恙始以布衣出今以布衣還又何辭焉此東歸之詩所由集也嗚呼靖節翁舍彭澤而返柴桑里著歸去來辭以見志篇中備言田園舟車壺觴琴書親戚老少話言笑傲等事末結之

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曾有毫髮芥蒂於方寸地哉故歐陽子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朱子又曰其辭義夸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先生之詩豈有得其流風餘韻歟不能折腰事人不肯屈膝信已二者一心也先生抵家杜門謝客謂健談必取自賤命私室曰默菴謂卑身必取自辱文私印曰以道自高可謂得休閒之義湖海奇士有未識者造其室讀其詩考其印文斯人平生將不待問

矣

贈單日新序

東溪單翁日新有仕才而無仕路年將六十縣大夫選為里之老人葢朝廷舊制一里百家有長焉有老焉長取丁產老選齒德老重而長輕也嗚呼以均體之民又非符檄之銓注有訟許聽有言許言得與朝廷命吏相可否於一堂之上而長不得與雖無仕者服猶仕也崑山散仕四方而休於家者樂翁如始仕相率而賀焉文

康嘗伏聞太祖高皇帝臨御日召畿内老人訪民間疾苦中有趙居任者金壇人也通五經能文章歌詩獨於聖問所及奏對詳盡由是天顔悦懌歎曰老人中有此等人遂即日拜官我朝老人之有官自居任始後遷通政使司左通政永樂初來治蘇松水患剛方正大如神明然其規畫處置無能出其意慮之外一以煦養窮赤為務清心寡慾自謂無慚古人性好飲山水不飲井泉汲者日給其直餘無所擾也其遇贓墨必誅而後已幸

或未敗者望其車塵鮮不魂散膽落面色如土朝廷有差遣人出京其所厚者必相戒曰趙通政在彼中須慎之其見敬畏如此此皆得之前會稽知縣陳君孟東益孟東時掌文牘從其往來者也夫以居任非出學校非由科第向之老人有居任也今之老人豈無居任乎且日新所居去城僅廿里不為不近環其居左右前後皆吾民也不為不多饑寒痛癢盈耳溢目倘一日立玉階方寸地敢不以居任之詳盡者望吾日新乎雖然居任

一部使者耳近之部使者朝過而暮續日新與之相見政事之餘從容閒暇又不知能誦斯人否乎

送郭廷輝訓導龍游序

君子有言科目能進身科目亦能誤身夫何為發此言前人詩有之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有天福三年來應舉蹭僜二載始成名者噫進身者科目也誤身者亦科目也予於郭君廷輝不能無慨焉廷輝崑山人宣德中嘉興朱鹵菴先生以春秋來掌崑山教事嚴毅

方正以師道自任視徳業優劣為待士之次時士四十輩獨余八人增廣讀書勵行得入其眼而親愛之八人陳翊孟佐瞿太安伯睗沈訥文敏張穆敬之夏遂存良葉盛與中余與廷輝也函菴學政考徳以日考業以月三月一考周歳四舉分席命題悉如場屋故事余八人凡遇舉考各以其業采新獻竒求上人無肯退然甘立下風其訓導亦希本齋占第一為巳功然而往往居第一不出余八人八人第一獨廷輝所占尤多夫以廷輝之

學博而弗雜廷輝之文贍而有理宜其取科第先於衆也八人皆先後選去獨廷輝累數科不合主司之格踰二十年竟以歲貢行嗚呼事亦宄哉今八人中都御史一人按察副使二人部正郎二人教授一人以余不肖亦忝出身已廿有三年廷輝年近五十僅得一揵俯就訓導而去乃知科目誤人非無為而言也雖然科目固負士矣士可負所學哉科目負士責在科目士負所學罪實在士大抵人情巧於銳進而拙於晚成晚成則因

循苟且之心生所行非所學者多矣廷輝曾大父羲仲讀書萬卷安貧寡合隱然上古之士年五十辟為崑庠訓導至今學者仰為泰山北斗廷輝出處頗與相似吾知其必不肯習世俗晚成之弊自負所學而忝乃祖也

送孫飛卿還銅城序

樂安孫雲飛卿世家蘇之崑山祖延年有學行以善奕鳴吳東事具蔣教諭所纂崑山新誌延年母朱同里儒者伯感女兄伯感讀書十年不下樓年五十不娶與會

稽楊鐵崖錫山倪雲林輩締文字交鐵崖為撰方寸鐵志雲林為作静喜亭詩嘗自著印文集考若干卷行世延年與伯畝以舅甥為師友故得往返縉紳間延年五子長常世次永世傳世積世繼世傳世積世繼世俱無子常世年十六洪武中謫戍銅鼓飛卿其子也永世二子曰紹先曰嗣昌紹先舊隸皇城匠籍中崑山之土田糧税與夫室廬墳墓獨嗣昌為之供守焉噫一家一族丁力各有所事而前人詩書之聲孝弟之行故在也余

嘗慨夫世之隷行伍者謂已任莫重之役且有罔測之
禍恒厚責望於原籍同宗之人稍有不至或遂亡匿或
妄稱疾其意故使所司行移冊牘使其族人擾而弗寧
然後為快殊不知下而里胥之頑上而州縣之墨藉此
公文入手饕餮無厭有如狼虎馴至破家失業者十常
八九不但弗寧而已飛卿洞鑒茲弊則曰寧我獨當勞
苦使我昆季子姪安居讀書光大我祖宗門閭不亦可
乎是以父子兩世歷年六十未嘗有一日責望之私然

而紹先嗣昌雖各事事而軍中艱危未嘗一日敢忘也景泰初湖湘薦饑紹先歸其世母來養迨今將十年今年冬飛卿復來奉其母去噫東西相隔七千里兄弟母子孝義厚而不薄謂非前人遺澤浸潤其心可乎鄉之有官者各賦詩為飛卿贈以余老鄰也推為之序云

周貢士挽詩序

挽詩何偁乎或曰肇自哀三良夫以三良不得其死宜其可哀也近世士大夫死往往亦從而哀之何耶葢於

不必哀之中而有可哀者寓焉且如窮居而野處誦詩而讀書修身踐行以化其鄉爲禮義廉恥之俗孝弟忠信之行此無位者之所爲也一旦而死人莫不哀之哀之者哀其道僅行於一鄉而未及於天下也或左右輔弼或承宣方岳以天下爲已任以斯民爲我責此有位者之所爲也一旦而死人亦莫不哀之哀之者哀其道雖及於天下而未能被於後世也至若積勤一世矻矻求道將爲異日立德立功之用不但人以古之君子望

之其亦以此自望彼父母妻子滿眼期待不幸而死非夫人之為哀而誰為其貢士周君宗武之謂乎君蘇之常熟人道成厥躬去年領所司貢上道而歿獨其父母寡孤其妻子嗚呼事非所宜逢而逢之誰為之哉由是向之共望之者咸哀之哀之不足而又形於聲詩連篇累牘而未已使見之者不容不讀而又不忍盡讀也雖然世有匪材横飛而直上者作孽太過而不得其死上貽父母之辱下貽妻子之禍使親愛之人欲哀不足以

哀之視周君何如哉

送范元德詩序

范君元德宋文正公十五世孫也清才正學為時名流余往年遊歌泮宫時與元德四人同齋舍若今山東副使張穆敬之福建副使沈訥文敏是已元德年最少志高而氣銳自許取科第一舉手可得也余三人舍元德去已久元德累以其業試於所司業愈精而身愈屈年踰四十始得領歲貢治任將行與之遊者設祖於閶潮館

下賦詩餞之余恐其磨礱既久向之高鋭者能無夸且鈍乎乃執爵告曰夫人之出處遲速早暮固有其時然則君子所存不可因之而為變遷焉先文正在仁廟也職諫垣守大州出將入相忠義滿朝廷勲業滿邊陲名聲滿天下而子孫四百年來愈昌愈熾彼將何修而有此耶葢本其心術之正而充之以學術之正也在當時論者有曰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其學必忠孝為本其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何其偉

哉公蘇人也至今我邦之士麤有知識者莫不醉其言而飽其德雖以余之無似亦必以公厚以自待而不敢自餒況賢於區區者乎又況其孫子乎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請歌以壯行色

送龍知縣序

吉水龍侯遵叙由監察御史為縣之三年其縣人府從事瞿珵沈文因其考績賦詩餞之求言引首葢嘉定蘇

之壯縣為里者七百為戶者七萬其戶之口與賦之額數則又蓰其戶數其壯如此有民情焉有民瘼焉茍非其人有情不能以上通有瘼不可以易告雖以歲和時豐亦不能保無凍餒於其間也矧當旱澇薦臻饑寒潏目不有善政君子孰能收諸溝壑之濱而措之衽席之上者乎侯之初來也適凋瘵之後或曰侯御史必急獄訟刑罰而緩民事侯至謁神視學之餘即求民疾苦而弔問之告病者藥倒懸者解專以撫摩鞠育為務使耕

夫織女各盡力於所事然後修舊起廢次第不失其倫或又曰御史較縣令聲勢頓殊侯一旦舍華要而就奔走得無有所不堪而鮮克有終乎久之覩其聲色聲色不隨時而損益察其心術心術不因地而變遷嘗自言曰東南數郡朝廷之根本也天下之民國家之元氣也固根本保元氣乃我為縣者之責我敢無事動揺而耗散之哉侯而知此由是三載之間百里之内向之嗷嗷者得一日之温飽矣匪侯之政民將卒瘅其能有瘳乎

古有閽吏隷臺中時以所執梃視臺臣賢否而横直之凡初入臺者惟恐其梃之直夫閽吏賤夫也一梃小物也可畏如此況士大夫之公論乎余鄰封之氓也病卧林下踰十年其邑更數令其賢否咸纚纚得而知之若侯者豈余之所能獨私哉理故儒家世有宦蹟且多詩書聲故弗辭爲之序

張教諭壽序

天下之事有出智力所能者有非智力所能者葢可能

者繫諸人不可能者繫諸天能與不能古之君子恒虔恭寅畏於不可欺者焉人之私願固多要其大者有三曰富曰貴曰壽考是已貴不可以苟得能修天爵則貴可坐而取也富不可以倖致能法猗頓則富可立而待也若夫壽趙孟之勢弗能刼晉楚之富弗能買日月之明也星辰之遠也一左旋一右轉咸石固能探之矣其能探巳壽之幾何泰山之高也滄海之深也一如礪一如帶賁育固能使之也其能使殘喘一日之强延是何

耶以有主宰之者耳其為道也至公而無私極信而不誣如其人則予之非其人則奪之一予一奪修短存焉嗚呼俾爾耆而艾昌而熾君子豈容虛授乎崑山掌教張先生治毛氏詩工古今文辭其初教於邵也邵之士有登進士者矣繼教於杞也杞之士有魁天下者矣其教之盛如此豈無所本而然哉葢以不敢欺其不可欺者耳故其治己者天理也教人者天理也治己或有所未至非敢忘天理智不足也教人或有所未盡非敢

舍天理力不贍也其令教於崑也崑士纍纍而起亦將有如杞之士者矣歲辛巳春正月先生登六袠羣弟子歡然執爵稱南山壽求余文侑觴時余在病未有以荅之於茲又三年先生壽益進教益成智力未已晚節未易限量異時告休還山中秋分之旦春分之夕候大星見於弧矢之南我知天爲畀天者發祥焉

贈歸克愛序

崑邑之勝在馬鞍山而半山橋爲山之喉襟焉云半山

者以縣治至山當路之半也山之勝雲窻霧閣層見疊出自唐宋郡縣誌登載已然中有孟郊張籍留題詩又有王荆公和章其為勝槩可知至勝國末舊觀雖多陳蹟而城中士女至今花時菊節携酒上冢登高望遠者故在也往則率從橋而北焉舍是則迂僻穢汙軒騎不通謂非喉襟而何雖然此特讌游者耳未足以見其要也至其城隍之祠厲鬼之壇驛使之館皆隨山前後而列縣大夫有事告謁祭饗迎送亦從橋而北焉又非喉

襍而何此特命吏之事耳猶未足以盡其要也若夫九鄉之民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所需菜粟布帛雞豚薪芻菓蔬茶鹽之類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咸趨橋而為市焉此民庶飽暖安定養生送死所繫其要如此使壞而弗修則居者困而行者阻民無依歸市無貿遷雖有命吏亦將何以使民足用士女何以及時為樂哉天順辛巳歲雨久水漲梁斷而柱危主縣者患而謀治焉踰年財費民勞績用弗成會主者以墨去佐縣者曰事

誠在我不得老成人終弗克就緒乃起歸翁克愛於閒
散之中俾理其事克愛年將八十矣筋力未衰聰明尚
存乃夙夜經營勞悴弗憚琢石為梁而柱仍其舊焉幾
半載而告畢工於是縣之命吏與城中士女及九鄉之
民適觀厥成靡不讚歎才翁噫韓昌黎作方橋詩其辭
曰非閣亦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退之儒者何能事於此乎識者知其以宰制天下自況
克愛掌鄉賦三十年民帖帖而治正大公平隱然古之

良吏宜其於修橋小事何有使其有官為政其方橋之制亦存於心久矣肯以乘輿濟渡哉惜其老而不復仕也

送祝以節序

太原祝君以節清才正學有希賢望聖之志觀其自名讀書之齋曰思誠可見已年四十未仕今年春嘉禾陶君德民與其弟濟民甫聞以節名以吳伯剛為紹介捧書幣聘主西階賓席濵行以節不遠數十里求余一言

以補行囊之缺嗚呼余久病漸老筆研蕪穢將何言以

荅其請乎嘗聞其賔於刑部郎中松陵梅氏矣又聞其

賔於冠帶士龎山龎氏矣當其初行時鄉之大夫士詩

文贈送者亦已盈箱積案矣以節貯蓄若是其富又欲

余言豈前所言者以譽不以規未足以盡其意耶不然

何其踰越鄰境而切切有請也我知以節在是無疑矣

乃言曰祝欽明在唐中宗朝為國子祭酒帝燕羣臣欽

明體肥請作八風舞為樂以手據地揺頭轉目備諸醜

狀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祭酒五經掃地矣宋祝象器登儒科為太學博士文章道德為一時宗師其孫穆字和甫從晦菴游刻意問學後著書立言以遺後世夫三人皆儒業祭酒博士皆儒官一臧一否若是之遠哉臧否在當時而公論在後世為吾儒者立心行己不可不慎也以節與余交頗久重厚老成其精神心術之微固不待審察而已洞識之矣豈敢援欽明之事為戒矧儒者之賢猶有賢於象器祖孫者余獨舉此之意

詩有之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耳抑余又有說焉近之館賓者久則怠其敬敬怠則禮乖作賓者久則怠其教教怠則業墮坐是進以禮而退不以義者亦多我於以節之行善交平仲請爲德民兄弟箴伐檀詩人以節尚當友之

驄馬青山圖序

驄馬青山圖者太倉衛指揮使某侯贈髙君茂卿按行湖湘也作圖者張翬文著圖之意葢取漢桓公雅任御

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乗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初公雅年十二喪父母事叔母盡孝曽祖祖皆大儒公雅以尚書教授潁川立廉操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然其風威動人豈在乗驄之日其志固已素定而然乎今之士大夫往往援其事以擬人人亦往往援其事以自擬茍無其實擬人者失之諛自擬者失之妄奚公雅之差似哉夫御史古官歴代因之而弗革雖各有增改名員大抵以彈劾諌諍為職業至我朝尤為嚴

重論其位位不過郎官問其階階不過七品朝夕咫尺
天顏與王音相可否天下事或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事關郞廟則宰相待罪嗚呼君子居此不為公雅忍
為公雅之罪人其負朝廷莫甚焉茂卿由名進士拜監
察御史進士也御史也人皆可能也茂卿通經而博史
為文章追古作者守官恒以辱先為懼其視公雅學問
之正孝廉之誠是亦公雅焉雖然余忝交茂卿最久平
時之望豈在一御史今日之望豈在一公雅然則望之

之意安在哉余與茂卿俱蘇人也蘇人能以先憂後樂為心者天下之望也余以斯人而望茂卿也

平橋藁卷九

平橋藳卷十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董先生墓誌銘

宣德十年乙夘十一月十有四日崑山董先生卒其壻開封鄭文康刻石而為銘先生姓董名囦字士源先世居京口曾大父濟川莭元崑山州醫學正世移事變因家焉大父

樂一考伯儒本縣醫學訓科先生自幼力學讀儒書以為本紹家業以為用業精而致聲隆大永樂間檄徵入京先生不樂進取以疾辭歸年登五十動搖者豁而蒼蒼者白矣前年得末疾語塞步艱至是不起春秋六十歛在卒後三日葬又在斂後十三日配戚氏虞部員外郎頤凡子男五經綸綱紀纓女二壻朱英文康也孫男女某某先生家居節序燕會儲然其中子婦若孫甲乙為壽其樂融融蓋積之厚天固使其享之也銘曰

生而平死而寧宜先生之有銘

朱彦達墓誌銘

公諱顯字彦達姓朱氏世為崑山人曾大父某大父壽一考天祐妣沈氏早卒育於繼母萬公先世累積德善斂退弗尚騁馳至公始昌大門望有聲公自幼立心不回以剛直自許遇人之是非雖素密言之無諱無黨事有與已與不與已其反而縮頠抑之其反而不縮頠與之公輒厲聲奮氣必得其平而後已雖市井悍愎者亦

畏馬鄉人以直目之娶殷氏有賢行側室三人子三曰珍曰琁曰玢女三長嫁丘原俱正出餘尚幼其母為錢氏孫男五芹蕙萱芸蒳女三公生洪武甲子九月廿四日卒正統七年七月十六日春秋六十墊以明年二月十日公病革余在側若婦若子問所言公瞪目謝曰吾已矣無一言及家事亦可謂無累者歟既而珍以圖不朽於墓中者為託為之銘曰

生有直德死無所慼城濠之側此其幽宅為後人之澤

金主簿墓誌銘

君諱亮字孟輝金姓其先長洲人自五世祖徙居崑山全吳鄉大父谷用父伯通皆不仕而歿君早孤母顧視他寡婦之子多無所見嚴其敎弗納於邪及冠志操異常鄉巨室張志善器之客之於甥館永樂初偃城芮翀由進士來知縣事其廉明人莫敢犯史胥皆極一時之選起君從事刑曹獄無寃滯人德焉後循例至京鴻臚寺卿王玘董營造會伐木於山西紫荆關君以書數之

學從之行言不待發力能自勤色不待徵事惟義集歲壬寅還朝授河南河陰縣主簿平易近民有古君子之道及期總戎平江伯陳公駐節江淮提督漕運左右有以君薦者平江以聞取居幕下一時賓從數十輩獨君以謹重信任與裁庶務人皆知總戎之下有君也歷年既久歎曰長往不返寧無後悔宣德九年遂謝事歸杜門不入城府鑿池養魚酌酒賦詩承家以子世事不屑聞也正統八年冬病痰氣明年甲子三月廿四日

湧沸而卒春秋六十有六配即志善女子一曰鏞婦爲孫氏孫男三鸞娶葉氏鵬娶姜氏鳳早卒女二曾孫男女八以丙寅十二月九日瘗安莊之原銘曰

才固爲難尤難其時逢時有爲克盡其施膚功累奏而位何卑尚俾遺澤來葉之滋

沈士琳室張氏墓誌銘

松溪縣主簿沈誠喪其母孺人張氏將祔厥考士琳之墓奉仙居縣知縣張元龍狀求銘墓石狀列張氏世

為崑山人祖信卿考子英俱弗仕孺人在室性姿婉嫕父為擇配時士琳三世宦門不染驕奢氣習遂女焉孺人奉舅姑攄孝敬之誠睦姻族致肅雍之美燕賓饗祭士琳不勞力里中有勃谿反目之言輒修省畏慎不敢一留於耳徐曰當不如是誠在官數來迎養孺人恐食指繁衆傷其廉卒不往正統四年士琳卒孺人哀毁成疾服除誠以母故遂告致休後七年為丙寅一日謂誠曰吾衰甚將遺汝養矣翌旦遂不起是為九月二日享

壽八十瘞用其月日男子二長即誠任歷三考無公私過犯次本女子一壻曰張浩孫男三曾孫男一嗚呼吾知内行之成有為之刑理官之孝有為之教也銘曰

即其内溫且惠也求其外寡疵累也銘以告冥其永其寧也

沈主簿墓誌銘

君姓沈諱誠字敬言其先由長洲徙崑山有諱昌宗者宋提刑庫官昌宗生端仁元仁和縣典史端仁生子真

豐盈庫大使子眞生伯庸伯庸生士琳君之祖考也二百餘年修德樂義君少有治才永樂中起家掾史授福建松溪縣主薄歷官九載將陟以位母張年髙多病遂告休養居數年母歿禮塟之君體貌甚偉日能大飲竟以酒得滯疾正統十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娶陸氏王氏男子四立達其其長者始廿歲幼者未十歲俱先夭歿女子二男孫一文泰立之子也其母守節不嫁景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塟君景德寺前惠政坊之

左嗚呼謂君之先為不善則三世為宦族謂君之身而
為惡則君無慝行胡天毒其嗣之酷耶余前年銘其母
孺人之墓今年又銘君之墓悲夫銘曰
宥密之德修累世世有名爵皆下位餘二百祺公乃嗣
何多英物俱殄瘁禍福時來或倒置天終有祐勿深異
爾孫承之無不利

沈文華墓誌銘

君諱華字文華沈姓大父本父士隆皆隱居崑山之太

倉君生四年毋金與士隆相繼下世時毋之弟道潤語其妻陸俾保養之自就外傅而有室經紀成人陸之功也廹歿君為齊衰三年歲時烝嘗有同所生君長於貿易絲蓄縷貯日臻饒裕知儒書為善業屢遣其子遊學雖資費之浩不之惜有司舉為萬石長非其志未久即謝退或曰人有力取而終不得者胡獨惴惴安於退耶君曰我苟完矣但求安我安耳自後即以家事付其子度閒曠之地鑿池豢魚開園樹桑麻日與高僧逸士詩

酒其閒蕭然有塵外之趣如是者十餘年正統巳巳十
月廿二日疾作二子侍語之曰不得不可為也無益不
可作也理家之方義以之節處人之道禮與之接汝宜
識之言訖遂卒春秋六十五配陳氏家室稱宜子二麗
娶曾氏廉娶畢氏女一適姚玘孫男女三以是年十二
月十五日瘞城南之原銘曰
伊生子子伊成業業懼完而缺退安而慊禮接義節行
罔蹩躠貽謀之徹周行之轍於若人兮藏此穴

周知縣配薛氏墓誌銘

孺人姓薛諱某連江縣知縣崑山周景星之配也世系莫稽考彦清妣沈氏孺人之生孝敬出自天性適景星為周氏冢婦閫政攸司理道克修景星由縣庠生選入南監父母在堂孺人旦暮候問服其勤勞尤致厚於滋味之養舅姑安享其甘無異乎子之躬調也宣德中景星擢知四川蒲江縣又轉福建之連江孺人偕往旦暮必以省刑罰加撫字為言景星在官累考無過舉者固

其勤慎所致贊裨之力孺人不能無也正統十一年致仕還鄉踰兩年為歲已巳三月廿八日孺人以疾卒享年七十男巘娶桑氏次珮女一適夏昺先卒孫男三女二以景泰元年正月八日瘞城南東溢瀆之原嗚呼孺人之歿也夫悲其順子哀其慈僕侍泣其善遇閭巷左右親疎族屬追悼其賢是可銘也為之銘曰

生有淑德歿有餘哀銘刻諸石用藏於斯

陳知縣配王氏墓誌銘

前會稽知縣陳君孟東之配王孺人以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卒擇是歲十一月二十日瘞馬鞍山鳳凰峯之下其子劭持從兄新淦知縣助狀求為墓門之銘孺人姓王諱瑞祖正考榮卿世為崑山人孺人生而凝重寡默歸孟東時年方及笄姑李老病在堂孟東方從仕往來南北動經歲月孺人扶持保護飲食湯藥必親必躬姑安其養不知夏日冬夜之永長也數曰吾婦之勞吾將曷償乎孺人生二子俱夭死孟東以無後為懼僉禍

幃帳設於側室者二三其人孺人交相恩愛終其世彼此無閒言鄰姬里嫗往來候問言動或有粉飾之者儒人私自訟曰古人謂有儀非婦人也奚庸若是耶彼以其儀吾寧以吾愚耳裁給長幼衣食經營門庭往來均平齊一無偏重私厚以故孺人在病雖僮僕之輩私謁醫卜者亦相望於道嗚呼賢哉春秋六十有九子即劭孽也娶杞縣丞楊信女為學官弟子女四長適仙居知縣張翔次金瑜朱繹郁蒙佑孫男女三狀具孺人之行

不一可書余獨詳其二三者舉槩以例其餘耳銘曰
惡爭而和惡儀而愚惡偏而弗頗二三令德於何可多

封太宜人梅氏墓誌銘

宜人諱性覺成都梅福通之女也歸太倉衛百户過宗武門内之政理之有緒宗武私慶得賢婦宜人亦私慶為有官之婦未幾宗武殁子皆童稚而家頗凋落人或不堪宜人曰早寡命也古人處此豈能皆羸哉古人不幸而有之我期為古之人耳甘淡泊服勤苦寒暑不出

戶庭密邇之鄰笑語不聞此宜人之保身也嘗戒其子義曰微而不可不崇者善也細而不可不懲者惡也爾祖以此語爾父必呼曰獨不聞漢昭烈之勅後主乎爾父雖歿至今言猶在耳我為婦人恒恐辱舅氏汝失怙能保無負前人乎義退而惴惴弗敢少納於邪此宜人之教子也景泰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九子男二長即義襲爵為百戶宣德中以捕盜功陞本衛千戶正統十年贈宗武如其官陞武畧將軍封宜人為

太宜人義剛毅有為正直不苟次禮早卒女一嫁百户趙祥孫男二曰玉曰忠孫女六指揮陳驥陳瑄千户何睦史正吳寧百户劉方壻也曾孫男二曰鸞曰鳳義以七月十九日瘞太倉城外陳涇之原銘曰

予美亡此予生不辰方何為期續古之人教成於子行成於身德音不瑕孰泯其聞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睉字仲約姓陳氏曾祖華卿祖顯之父執中母

李氏世居太倉古塘橋家頗饒裕值元季海賊入寇顯之徙居崑城執中二子長皥次處士執中早世門户日寖凋落處士與兄皥殫力經營修舊起廢事無專制行無獨成悉裁於兄家用以立永樂閒兄出仕交阯時毋多病處士事之甚謹卒享高壽及兄令會稽又念手足疏遠歲一往省會稽公聲光烈烈處士恩愛怡怡越人作歌以多其兄弟之義嘗戒子助曰世之為業者惟士為貴士之所貴者居則窮理修身達則濟人利物汝能

成我志乎爰是助應詔起授嚴之桐廬丞處士再誡曰汝讀書得此官幸勿負所學助服膺訓誥在桐三考無過舉景泰改元陞知江西新淦縣事便道歸省處士無恙又誡曰汝今為令令一邑之長民之表率繫焉身言異教或從或訟察此二者俾無我憂助將告行而處士疾作不十日遂卒是歲五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王氏有勤儉德男三長即助娶沈氏勗娶蔡氏勛娶周氏勗勛側出孫男四諫諮讚詔女四以明年十一月

八日塟馬鞍山鳳凰峯之陰嗚呼處士自幼而壯無疾病刑憲之厄無顛危傾覆之禍自壯而老有園池畝畒之勝有詩酒子孫之樂有若人焉吾見亦罕是固聖明恩澤遂民之生亦可徵處士之有道也銘曰

令行以卒歲逸豫以没齒千室之邑見之者幾匪德為經何有乎此

王克信墓誌銘

克信姓王諱璧克信字也曾祖德茂祖伯英父景言世

以厚業退然隱處崑山澱湖之上雖無在仕版者能以孝弟為一家之政食指恒千計上下翕然景言娶嚴氏生五子克信行四先是景言一日召諸子立堂下語曰吾承前人完業日懷震疊令老矣若輩若肯構若肯堂者直言無讓我將挈所有而畀之門庭公私悉聽裁制克信進曰幹蠱子職也璧雖不肖請顧亢宗矧弟勞兄逸亦理之宜景言大悅遂命主家克信經營區畫矻如老成人無益之費千絕之為一切屏絕為萬石長區有

拋荒田糧額四千民困賠納頻年户亡去者及半克信懇懇為巡撫尚書周公言公以聞詔除之民安厥居克信體貌豐偉氣宇爽豁雅好儒術刑部主事盧克修其内人之外弟也攻古文辭得六書法克信一入城府即從討論講說以故誦詩書道古今綽有文彩扈之縉紳郡縣長貳咸熟其賢克信生於永樂元年某月日卒於正統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八葬於景泰辛未十二月廿日墓在瀓山之側娶張氏奉政大夫荆府長史

循伯女閫内之助人多能道子男四某某女三孫女一

銘曰

世有遺業承緝維艱踰度罔念孰保其完念哉維何率

履弗越譬彼良御輪安於轍嗟嗟克信展也能子儀式

刑之來者是似

先妣壙誌

先妣諱清姓盧氏考壽妣丘盧系出范陽勝國時由平

江徙崑山自待補進士諱鑑而下以經術著聞東吳壽

淵源家學工古文篆籀嘗曰吾女德性柔順願嫁儒家
子時先公雙松先生與先伯教諭公早孤而貧昆弟刻
苦讀書不舍晝夜壽聞之遂女先公祖母何盛年守節
立家之政嚴而有條先妣事之未嘗一拂其令汲爨之
暇先公數與道古賢婦事實聽受既久亦解講說似嘗
事筆硯者鄰夜失火值風猛烈覺而已入吾廬先妣奮
起不他取即碎匱匵悉抱先世遺書古器譜牒告身躍
出已而欲入私室無及矣吾家舊物無恙者先妣之力

也永樂中先公被薦徵入南京太醫院交相往還者皆一時聞人至則先妣必脫簪珥以置酒雖罄所有畧無難色先公或惜其舍服飾而食客先妣曰知子之來之維佩以贈之非子之語我乎暮年家居絲蓄粒聚用造完業祖母明脉善藥藥婦女奇疾多奇中先妣親受指教老亦善藥藥亦屢中歲癸亥冬有女夫死自沉先妣痛傷其非命為位設祭向南號慟曰吾女歸來吾持飯汝哽咽不自勝風寒中腑昏仆在地移時始甦自後口

溢於言足艱於行淹淹十年至景泰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壽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子男二文康娶董氏崑山縣醫學官伯儒孫友光出嗣大宗先卒女五栢嫁朱夏凡嫁周號慶嫁彭餘璋定嫁朱昇異幼慶即自沉者朝廷旌其門曰貞烈孫男三膏育膺女一德婉正統戊辰不肖孤泰進士觀政大理寺切念父母在堂無他兄弟備養奏乞歸侍以終餘年皇上天地之恩特賜予告命下之日而先公訃音猝至匍匐南奔服除未幾

而先妣背棄不孝罪孽深重若是哉夫以十室之邑父子頭白具慶者恒數輩不肖未四十而喪父始四十而喪母中心荼毒何時已耶謹擇二月廿日甲申奉柩壄合先公之兆姑濡血用識歲月於石云禮部鑄印局使外孫夏佑填諱壻周號篆蓋

朱素菴墓誌銘

素菴先生姓朱氏諱璲字廷儀曾大父均禮大父本道世居崑山無仕者父宗海母蘇氏壽考在堂先生兄弟

三人而行居首自幼有志用世弱冠時從監察御史周公瑑學春秋學成公使之仕先生竊謂學至漆雕開尚曰未信矧未逮開者乎開門授徒挈家事付二弟盡取所積書讀之居數年學與齒崇兼負剛氣向人不能作側媚語一時為士者率多求主圖進取先生歎曰士可求主哉君子進以禮退以義禮義人之大閑舍禮而進吾恥就也聞者惡之致使卒老於學宣德壬子崑山縣丞臨川吳仲郢以先生明經聞吏部援例謂仲郢非正

官格不行自是先生無意出矣時先公雙松先生遊兩京還號稱通儒先生偕徐阜翁日與之遊三人者心志具同居且密邇詩酒之會無虚日先公最長先生少先公廿歲會有約不得談俗事俗談者罰三人杯話竟日出子入史辯疑析難獨先生微辭與事搜記無遺雖飲酒亦不廢學也當世治理之要利病之原猶多確論作為詩文一則乎古平生無所愧怍孝弟行於家學不厭教不倦弟子前後相從者千餘人以先生敦尚樸素故

相稱為素菴先生景泰三年四月四日疽發背卒年五十有一配陸氏子男五昊有文學娶萬縣主薄梁孟鏞孫旻鄉貢進士諸暨訓導娶歸安縣主薄陳鎰女昪娶先公女旻壻陳氏炅幼女三陳謨何璋孫其壻也孫男女八其先之墓在馬鞍山者已偪窄昊改卜許墓塘東原以明年癸酉正月十五日塟馬先生病革時語昊欲余銘其藏昊以言余謂先生宜有位而無位不可無銘乃銘曰

輪轅厰車茀庯以置良非白漈顧驂以御眇視跛履事亦多畀蘊德没齒而無後議

平橋藁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藁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李學瞻

平橋藁卷十一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文林郎中軍都督府都事朱公墓誌銘

吾崑前輩清苦謹重之士藉以堅士心而厚士風者三人

焉建昌推官吕公富伯漢陽知府章公士希其一人中府

都事朱公顯道也三人皆儒業先後起家建昌先任河南按

察僉事漢陽先任大理評事都事五十始仕故不轉官三公皆先後致休建昌歿已久漢陽留寓南京所藉堅士心而厚士風者獨都事公在今又凋落我得不為後生小子懼哉三公年不同庚經不同師仕不同時蒞官行已清風高節同出一心見之者而不疑聞之者而具信雖有辯士欲一動其志莫之能也建昌解官窶甚生無以為養卒無以為斂其故人吏部尚書蕭山魏公驥翰林院檢討太原王君資三四輩買棺瘞之漢陽在南京僅得薄田百畝自存尚未能還今都事公

之歿尤甚建昌刻在牀席甚久舊衣積書畫鬻於市以供湯藥費彼三公者無錦衣華居照耀鄉里庸夫豎子皆知斯人可尊可畏罔敢或慢上公鉅卿叩謁其門願識其為人此士心藉以不動而士風藉以不薄者非一日也時之異三公所存所為者亦衆今皆豐盈赫勃我恐典型日遠豈能保無喪壞心術舍此取彼者乎故於都事公之歿不得不為後生小子深懼也公姓朱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粉飾以獻媚悅幼從吉水蕭引

之先生學春秋得予奪之旨以故非法非道不敢被服於躬晚以其學匡贊戎幕侯伯而下多所裨益三考俱上最將請贈封而病作矣遂得予告居閒數載景泰五年某月某日卒壽六十有六祖景宣考德良母金氏景宣而上居泗橋德良而下居城中俱無仕者元配范繼黄昂景明子也凌許翁子之婦也慶庠序昂之子也明年乙亥正月十五日祔公葬菜橋西南德良之墓舉子王元吉經紀其事慫利教諭蔣奎章狀公行推余為幽

堂之銘元吉檢討之子奎章公故人銘曰
厥內靜專厥靜其淵行亦其然所可畏也匪人之多言
聖人之言

膺膺兒壅誌

正統巳巳九月三十日漏下四鼓不肖夢先公冠帶素
服趨諸水濱顧不肖曰君命召將有所賜不肖曰縞素
無敢入朝者曰有綬在視之果有綬時婦孕彌月盛余
覺使召㕓毋徐未及燭而子在蓐矣余私喜豈先公所

授君賜者即主簿王日昇精星數之學談人貴賤夀夭十恒中八九曰此子五星為計羅所閑無一漏㡳而得吉夢法當貴余益喜豈天將昌吾門在是耶名曰膺客有重呼之者人遂呼曰膺膺四五歳春秋烝嘗節序燕饗侍余旁拜云即拜跪云即跪罔敢諠譁暇則口授毛詩經文墨描朱字諸母諸兄姊諸家人子諸表兄弟姊妹之子罔有弗愛余又喜豈果夙知而早成耶景泰乙亥四月十一日從余遊園中痘隱隱見諸頰踰七日腹

背手足纍纍如大荳頭面痂欲焦脫余大喜飲客入夜發狂亂暴死竟莫求其故或曰有觸犯之者或曰痘出心坎者死或又曰此必餘毒入腹明日瘞湓瀆墓陰殤位自始瘖至瘞僅十一日父鄭母董生七年矣嘗讀陳文中所著書曰小兒痘疹二日三日似水珠光澤明淨者不須藥四日五日根窠紅活光澤明淨者不須藥六日七日肥滿光澤者不須藥豈其言之過雖光澤肥滿亦必須藥耶又曰癢塌寒戰不止不治紫黑色喘渴不

寧不治灰白色陷頂腹脹者頭溫足冷悶亂飲水者咬牙泄瀉者不治五不治猶言之未盡耶不然何屑屑負三不須而犯五不治也文中良醫也屑屑在七日内苟遇良如文中者使余藥余必謝曰不須以今度之豈光澤肥滿者若木香散異功散之類藥之亦無害耶余之遺憾在此也抑豈其命日昇推之偶未盡而誤耶嗚呼嬰兒出母腹古人慎重有猪膽湶身法有甘草黃連漬口法有朱蜜膏塗唇法用之或免瘡痘之患余抱遺憾

於後豈非失謹於初耶若曰命也君子不謂也銘曰
受好之至不信其死早歸乎來毋猶汝俟

姜至剛墓誌銘

至剛姜姓諱浩字至剛祖彥銘父璿母朱氏世爲崑山人至剛之先始强而後寖弱至至剛遂崛起樹立門户家用以實事厥父母皆以壽考終至剛好客遊兩京靡歲不到鉅商大賈俱識至剛燕楚閩越川廣與凡夸邦海國所産羣蓄類聚其精麤善惡悉能識别第其直而

低昂之莫之或爭其所收貯皆取精善而舍麤惡亦莫能欺初入京見舉進士者皆得官近侍受朝廷寵恩歸即遣其子輅入官校治進士業暇則課程其能不容緩弛輅業垂成而君不少待景泰五年三月客雲間得暴疾舟載以還至中途而卒是月十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娶任氏子男一即輅女一孫女二輅擇明年十二月十九日庚申葬東城之新阡銘曰

宅心孔臧行已有恥以之悅親以之敎子彼伊人兮君

子所與

沈母陳氏墓誌銘

太倉沈廣之母陳孺人病痿痺踰年更數醫竟不愈景泰六年九月六日卒廣遵踰月制以十月七日塟合其先人文華之兆孺人諱真父守仁母馬氏年十八歸文華文華夙喪厥父母孺人歲時薦祭僮僮祁祁若曾識之文華好客遊挈閫政畀孺人理之悉如指嘗買婢支數年婢父忽盲無他息孺人亟遣還之又時有所遺婢

父賴以存歲計傾鄉里之無告者多待其舉火不但婢
父然也故殁鄉姬老嫗多往哭其家人知其後必興長
舌反目内外無竊議之者壽六十有六文華殁已七年
矣子男二長即廣輸粟於邊朝廷賜以冠帶榮之娶曾
氏次廉娶畢氏女一適姚珤孫男二寅賓女四先是文
華塟余書其墓門之石今又書孺人之石嗚呼悲夫銘
曰
序擠實銘敢誣後之興如蓍龜

姚永熙墓誌銘

翁姓姚諱㬎字永熙前元時州治在太倉自翁而上數世居太倉代有詩書之聲高祖廷發元儒學諭曾祖均緒修古文辭著有愛菊集祖善卿元大成生考景仁通經博古雖居寂韜晦而推重士林以賢不以爵母吉氏翁質體魁岸志意通敏處已待人一以誠為本無作僞勞心之事身處鄉州靡有怨惡之者為萬石長數年始終不敢掊克於民晚歲自甘衰謝不與家事日以詩酒

自娛抱弄孫曾而已景泰六年九月其孫婦之母沈孺人歿翁往哭之歸數日他無所苦惟不食飲至十月一日卒世壽七十有九子二怡悦孫二垍瑾曾孫一戌其祖考之墓在淮雲寺東南二百步陳涇之北卜十一月壬申奉翁祔焉乃按陶巨源狀而為辭曰

考其行知為詩書之冑稱其壽徵其世德之厚歷世而藏永保無咎

董叔維室李氏墓誌銘

孺人諱淑寧無錫縣醫學官吳郡李文翰女母楊氏愛之不舍出嫁納崑山董叔維為贅壻叔維三代皆醫官孺人女紅之餘能誦孝經朱子小學胡曾詠史詩多解其義後文翰以食指衆多乃買室别居之叔維為人澗達不能事生産作業闓政鉅細悉挈付畀孺人理之多中節性至孝父疾晝夜侍視弗懈及殁哀毁蔬食若讀禮者然叔維少有爽失隨規以正以故處已處人得寡過焉尤善教子弗容少弛於學寒宵暑夜恒偕坐同其

勞苦孺人事上御下而德性自如淡妝素服而姿色自麗葢亦天分之異也生於永樂乙酉某月某日卒於景泰五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子男二瓛瑄女三孫男三女二卜再明年丙子九月十五日葬吳縣薦福山之原銘曰

猗淑良誠好逑休之藏之斯丘之堂兮

夏涇壙誌

夏涇字汝清禮部鑄印局使存賢子也母喬氏生二十

九年矣景泰六年某月日卒涇身體肥碩音聲琅然毋為魯人其得毋氣為多也好使酒被酒輒當道毆人平居謹慎最能謙下人獨酒後不受觸人見其醉皆謹避去竟以酒得疾死二子俱夭亡其祖之外弟鄭介菴誌其畧而藏諸墓

亡妹五姐塟誌

五姐名異先公雙松先生之幼女庶母徐氏出也余弟妹六人自為兒至成人舉無乖爭鬩閲之事傷父母心

六人以次皆婚嫁獨異受聘尚在室柔順安詳得處子之道每夜聚食畢家人列坐余為講說小學列女傳等書領會通曉獨異為最先人於章句尤能精熟作字亦頗端正此蓋女紅餘事耳景泰七年九月十三日患泄痢卒年二十歳嗚呼六人者數年間沉亡已半先公先母窀穸亦久孤獨感傷莫余為甚禮十九為長殤異年非殤故不就殤位以十月一日丁酉祔其仲兄友光之次長兄文康誌其墓而繫以辭曰

父於斯母於斯兄又於斯相依以隨勿恐勿悲

顧庭桂墓誌銘

景泰七年八月七日崑山陳墓里顧庭桂年五十七卒子死無嗣其兄庭實命子昇治塟事立昇子一人嗣其子之後擇明年二月廿五日塟蓮池院祖塋昇之弟昺自為狀求銘諸幽庭桂諱芳字庭桂姓顧氏身長八尺音聲如鐘髙祖華甫元海道萬户曾祖凱之祖仲賢考彦明世居陳墓彦明卒時庭桂年甫十三一時羣從諸

凡不勝門户之役悉奔走散去園池土田乘時移入他
籍者頗多踰年庭桂突然而弁操危慮深謂母張曰克
復舊物人子事也我將以死取之漸次來歸一無所失
自後家事𡚁大永樂中選為萬石長歷年三十如一日
不忍魚肉於民好使酒觸其怒者雖親與必杖之杖必
累百而後已嘗有斃其杖下者斃而弗讐其杖者多惡
少人以是稱快不稱寃也晚厭官府退處錦溪草堂落
魄不羈日與賓客娛樂雖座有禮法士聲伎莫肯暫徹

然於家政斬斬而不亂配胡氏子曰先先四年卒娶夏氏女曰素清納張璵爲壻孫曰永壽即昇子也嗚呼庭桂輕財重義剛不吐而柔不茹稱雄一鄉人無容議議者獨惜其主器夭折在庭桂不宜有是豈其疾惡太甚所致耶嗚呼理或然也爲之銘曰

惟蓮池院泉甘土美有墳一丘在水中沚三世具藏踰一百祺玄堂肇開君子樂只亢宗有姪未爲無子

周無逸墓誌銘

君諱逸字無逸姓周氏曾高太倉人墓亦在焉世系官位無從考問祖文彬考叔昂值元季海寇登岸移其家西入崑山城中叔昂讀吾儒書尤善醫藥洪武中挾其藝遊湖海間以溥厥施殁於京邸毋亦尋卒時君與其弟廸煢然孤獨乃私計讀書我年頗長非我事也不為衣食之謀何以卒歲遂張肆於市以居貨平其量衡均其價直生意如湧泉家日以大崑為澤國樂歲粒米狼戾遂商巨舶至者咸以君為宗一歲之間錢以緡計者

及萬緡銀以兩計者及萬兩隨其用而品置之執盤校

籌毫釐不爽皆曰君允可依也從之至者日益衆家居

不能容雖揮之亦莫肯去君友愛尤篤迪雖外贅一味

之甘必割而分之迪之子號有書畫清才所交皆四方

聞人號日攜過君君為設具無倦色足素病濕不良於

行者將十年景泰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竟以是卒春秋

六十有五配錢氏治家嚴正子一杲娶楊氏孫男一瑞

聘許氏女二淑賢納張榕為壻淑能尚幼杲卜明年二

月十七日祔於馬鞍山陰叔昻之原為之銘曰

信孚於人而不疑公存於心而不欺取乎智者不足取乎義者有餘宜其赤手獨立造大家於通衢

龔紘妻夏翠壙誌

山東左布政使龔彥文仲子紘妻夏氏名翠贈禮部主事善長之孫禮部鑄印局大使存賢之女毋喬氏存賢官廣東時生翠於廉州廨舍夫婦年近四十止一息得翠視猶至寶也姿容整麗柔静寡言迨歸紘德性夙成

而孝敬隨著家自布政公與公之夫人而下無不愛者視猶至寶不啻其父母然婢嫗旦晚相先奉除盥濯清溷之役惜乎年命短促年十七而嫁嫁未滿三月而死死又不為甚病天順元年二月廿四日也嗚呼傷哉紘之兄紱弗忍瘞於火以三月某日瘞某原主事君布政夫人為余之表兄姊余故為記歲月於石納諸壙

韓母黃氏墓誌銘

孺人姓黃氏諱妙寧高陽韓瑄之母士陽先生之配也

為蘇之嘉定著姓考子中讀書不仕善鑒別古法書名
畫器物定為某代某人所製不混真贋母金氏孺人自
幼沉静端莊子中擇壻得士陽士陽宋魏國忠獻王琦
十三世孫家法嚴肅孺人司其閫政率由其舊無或愆
忘事士陽罔敢褻慢葢亦有以刑之也鄰里餽問而瓊
李迭報賔客過臨而觴豆維旅士陽不勞力繼母沈嘗
以外族詿誤被收去十有三年得釋當初去盡出舊所
聘問裝送之物與凡可舉者悉畀之逮歸迎養如其出

歿而為之喪塟焉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義而士君子
亦與之也天順元年七月十一日辛享年八十有三男
子一即瑄也業儒而善醫女子一贅羅軫男孫二曰肇
曰肅肇學官弟子女孫四柔順柔惠柔宜柔德皆歸士
族曾孫男三天祐大有大壯曾孫女三瑄卜明年其月
日塟合士陽之兆墓之所在鄉曰守信原曰其原謹按
髙平范君仲所為狀叙其事而繫以銘銘曰
有子孔文有孫日蕃孺人之慶世德之存

成以昭配沈氏墓誌銘

孺人諱在姓沈氏崑山成以昭之配也以昭先娶浦生一男一女浦歿續孺人世之不幸失母之子多受虐於所繼孺人獨能一視均育姑安而人誦之初以昭有藏金若干當孺人至囑付焉孺人曰金之性好動不好靜朝東暮西若浮雲然故人總目物皆曰東西以見非一家一人所能永有久閉不祥否則或至移失我曾大父伯敦大父朝富皆儒者嘗言之我能記之以昭乃盡發

所有買田十頃入其租以供歲費踰十年陳腐相因積廪無所容於是以昭悉召佃者來減其舊入三之一踰十年又無所容𤽩人曰多財多累且斂怨何不為寡累釋怨計乎以昭遂凡故舊賓客鄉氓邮婦來告事出於不意者悉賑之歲為常迨今田至百頃而食指恒數千焉嗚呼易小為大𤽩人之績也生於洪武丙子某月日卒於景泰乙亥某月日享壽六十以天順元年十一月廿四日窆新漕河上考子華妣李氏子男二曰璘曰琦

女二吳海王模壻也璘與海妻即浦出者孫男四鎮欽銓鉉孫女七銘曰

富不在守而在乎施安不繫富而繫乎義施則利溥義則福至為婦克知僅僅一二

王履道墓誌銘

景泰壬申歲婁塘王履道母鍾孺人病遣弟賓速余過其家與之見衣冠弗飾憂戚滿容意其必能孝也事繫大故盡以家政付賓專意調藥視膳抵暮凡弟娶育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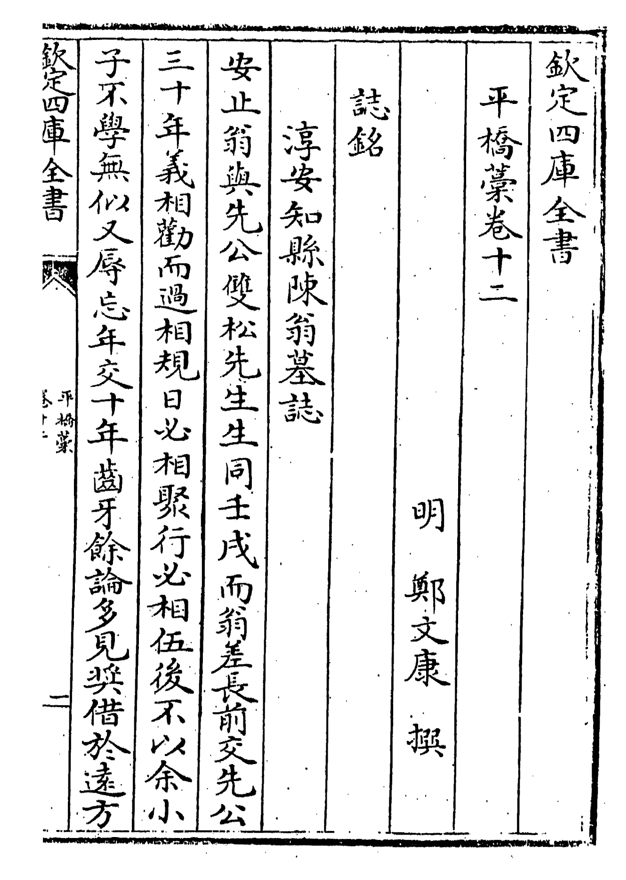
勞苦不入私內又見之意其必能弟也鄉民假貸待以
舉火者日數十輩集庭下雖倉猝中無德色豈又能慈
衆者歟韓瑄汝溫徐恍士恂皆其地之賢者閉之各能
誦其實以告余喜竊意者果然居數日得之衆言又不
止汝溫士恂所云履道厚重寡言一見而三德著意其
有德者必有壽也前年乙亥夏五㐫聞至崑山予驚且
疑豈傳之者誤歟繼過弔客乃知事在是月廿四日嗚
呼孰謂斯人僅止三十九年耶遺命亟塟後六日安厝

祖隴塋後二載為天順元年某月日其孤宸始克奉鄉
先生范朝儀狀求余銘補刻墓石狀列履道姓王氏諱
寅字履道其先世家青州宋南渡占籍嘉定之何莊今
為婁塘人祖嗣昌有言行詳見少傅建安楊公榮內翰
海虞張公洪所撰祠堂碑與墓誌銘世父孟全父季行
世為萬石長孟全歿履道繼同輩率結好州縣為通家
犬羊其民而皮肉之以智巧為家法以殘忍為能事履
道惴惴不敢出分內惟以朝廷明法是遵是懼祖宗完

業是承是保暇則誦詩讀書嗣先閏人聲光顔齋映雪
以勵己志後授例納粟得授冠帶娶張氏名士孟容女
先三年卒子男四曰袞曰扆曰裳曰襃女一朝儀論其
前人之所基既廣且厚履道培植復能勤至一蹶即仆
天道不足恃耶噫為此言者非獨朝儀一人之私也為
之銘曰
人鮮克舉者履道能舉之人可幸得者天何不與之克
舉者人所誦不與者人所慟誦之慟之與其誦之者寡

寧受慟之者衆也

平橋藳卷十一



平橋藁卷十二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淳安知縣陳翁墓誌

安止翁與先公雙松先生生同壬戌而翁差長前交先公三十年義相勸而過相規日必相聚行必相伍後不以余小子不學無似又辱忘年交十年齒牙餘論多見獎借於遠方

故舊翁年七十有五素善飯初病召余謂曰我死汝為之銘余應曰諾竊意其未即死嗚呼今果死矣忍為之銘耶翁姓陳氏諱皥字孟東安止其别號也上世浙之奉化人元有諱紹參者為崑山州學正因家焉諱雷字華卿諱徵字顯之諱勉字執中三代曾祖考也翁早孤上惟母李下惟弟暟恐一旦門戶遂至頽敝乃專心為法律筭數之學勝冠人多用之永樂初鄙城邑侯𫋎由進士知崑山縣事選佳士為吏翁蹶然曰我志也既從事始專心又讀吾儒書乃晝則在公夜則

就林松谷先生學春秋偶江雨先生說詩久之羣經四
書悉能領會大義要旨通政使趙公居任適五經來治
蘇松大水州縣無有當其意者一日與翁語異之曰儒
生也異日必為循吏呼與之偕事者二年藉其勞而成
績頗多滿考入京適總兵官豐城侯有事於交阯奏乞
掾史以隨吏部選翁數輩遂從南征轅門機密於數輩
中獨得與聞還朝以年勞授會稽縣知縣下車讞減冤
囚死罪杖殺害民逃軍人稱快馬河南按察僉事呂旦

寅伯古君子也以事去官翁首論薦其賢得授江西建昌府推官其政見翰林學士曾公祭之文曰先是會稽民頑獷不就徭役政務委靡及皐至申敎條明法令不一月翕然從化繼改嚴之淳安政一如會稽彼失此得民懷欣戚焉後退休家居囊無素儲雖有漕澧涇薄田百畆資給不足時卑幼三人令丞大縣人覘其或希助翁高尚其志付不足於度外人亦高之身長七尺餘性弗縮肉不甚好飲酒歴代史歴歴能記於杜工部詩陸

宣公奏議文正忠宣父子集口不輟誦作詩惟宗杜遇

巳作有與之合輒長嘯放歌旁若無人所著有安正齋

槀若干卷晚年尤好譏刺時政與凡君子名而小人行

者恒於稠人廣座非議而貶抑之以故人多切怨忿詈

以余隨侍日親亦有波及之者雖昔屢以恐失忠厚沮

之至是不敢以是為辭而翁之直氣愈壯也景泰六年

八月廿六日卒正娶王氏生三女先六年卒側室周氏

杭州人夏氏交阯人俱無出王氏生一子曰𭥯桂氏生

一女妾具在最少者今已五十矣孫男四人叻擇天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合王孺人之兆嗚呼余維先公歿先翁八年而強健過之惟余小子名譽之在人翁實播之受託為銘而無辭以措之徒使余追念夙好而興哀慕也

寶善徐翁墓誌銘

翁姓徐氏字斯明諱楙昭嘗築堂而落之題曰寶善呼二子亮恍二壻王士紳顧昇立堂下訓之曰善者天理

至當之謂吾平生無過人者亦無他好惟以此為寶耳汝輩宜心我之心復自號曰寶善翁父勝祖母倪氏世居崑山楊林塘之上初翁冠沈静謹重同里薛仲實時為江寧縣丞愛之館於甥室後仲實無嗣塋祭皆主於翁一遵禮度由楊林徙嘉定婁塘鎮婁塘之民多居貨翁從其俗室廬之完舟輿之備産業日底廣厚凡子瑾早孤撫室而同居焉心有遠謀識有先見恍為學官弟子攻尚書能文章去年有巡按御史至崑任情者校若

忱數輩俱被黜蘇松學總十三處黜者百人百人中學成者半之退有後言雖幸而留者亦羣譟御史翁獨戒忱曰第姑安勿妄言隨波流當修其在已者為官若此鮮不敗若輩後或有更張之理聞者皆笑其迂未久御史及瓜卒左遷前之被黜者廵撫都臺大臣初至行郡得其情俾仍復舊業悉其所料惜翁不及見而忱適居憂未獲與玆盛舉也翁之謀見乃如此天順二年四月廿六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五男即亮忱亮娶胡氏忱

娶王氏先卒已五年孫男四人曰經娶孫氏曰綸娶吳氏曰縞曰孝祥尚幼女一曾孫男女三以是年十二月六日葬楊林塘之原博陵邵黼忱師也列行於狀忱泣拜而求銘銘曰

作善降祥為善最樂阿衡之訓東平之學善樂在人降祥自天彼寶善者篤信其言亦有心法昭告來者於以求之於言之下

朱彥達配殷氏墓誌銘

孺人姓殷諱妙壽父君瑞母胡氏崑山朱彦達之配也彦達負直尚剛孺人以柔順事之甚得婦道後殁彦達十有五年為景泰七年二月某日壽七十有七子男三曰珍曰琏曰玢女一孫男七曰芹永康縣儒學教諭曰蕙曰芸曰萱鄉貢進士曰菊曰茯曰苓女五曾孫男女七以天順二年十二月六日祔彦達兆初彦達托交先公頗厚因結為婚姻約曰吾死塟地必求邇若墓寒家墓舊在西溢瀆上花園之東南縣南城外負濠一帶修

一里許名東西湓瀆湓瀆東西復有兩花園今西花園尚有名而東花園泯然無聞矣故彥達卜兆東湓瀆逼㶁嗚呼余兩家至親不幸有不忍言之事中傷孺人之心者今已十年幸而天性夙成篤信古人之為貴期與之齊天或佑余兩家盡其心終其身是則余小子與孺人之志也墓之所在俾百年之後子孫有可考焉銘曰

微其辭惟斷靈慈以成其期

周惠吉室鄭氏墓誌銘

汝南周惠吉喪其室鄭孺人悲悼弗堪不忍見其柩於堂裁半月即舉葬西溢瀆新原孺人鄭姓淑安諱上世居蘇之吳縣祖叔孚任中軍都督府都事考昭出贅崑山葉茂實為壻生三女孺人最長姿容秀麗德性婉娩與惠吉結髮相處四十年未嘗一日反目事無專制無違夫子茲殁也故惠吉思之不置焉洪武四年都事公南謫恐子孫昧其所從來乃重編族譜二册具上世事甚詳一授兄子鵬飛一留昭所後昭客死遠方譜亦遭

火患吉雖嘗展觀不能盡記鵬飛繼徙常州音問不相通者已數十年孺人尊宗祖重族屬累嘗遣人訪求其人冀併得上世事實今兹尚未有獲也生二男三女號娶先公雙松先生女民娶駙馬府訓導梁昱女孫曰士生永樂甲申四月一日卒天順己卯正月十日葬以是月廿四日銘曰

速其墊不能速其忘吁嗟乎糟糠

許廷珪配浦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黄琳狀吾崑許廷珪之配浦氏諱淑清以天順二年二月八日卒距生洪武十四年某月日得壽七十有四生男子一曰澤娶龔氏女子二曰某曰某男孫一曰璲娶强氏女孫二曰某曰某女之壻曰周誥楊盎孫之壻曰顧式郁慶廷珪擇明年三月十五日塟縣治左陳賣羊巷先塋狀言廷珪兄弟二人兄玉永樂甲午科鄉貢出仕廷珪家城中而田畆散在鄉保以一身周理躬課無暇及内事孺人會計歲用裁度上下若薪以

束粟麥以斛寒暑布帛以尺茶鹽醯酒麯之類以斤以斗具有日恒曰羸則傷於浪費縮則苦於不足與其苦於縮寧若傷於羸也臧獲輩食給當時衣授先候無不俛焉以盡其力者獨祭先燕賓不預為之限必極豐厚而後已由是廷珪門望日大而有不可禦之勢孺人弗直以此贊助其夫又能使其子親賢友善往返士大夫間也他若持已簡素不尚服飾之華憫人窮窘能揮儲蓄之物亦具善行孺人考文妣李銘曰

於事有為為克有制愈大來世

夏存賢墓誌銘

天順二年正月某日崑山夏存賢卒於福建建寧之官舍其妻喬氏攜十一歲孽子汶扶其柩還以明年三月十五日丁酉葬所居邵家灣延福菴後菜圃存賢諱佑姓夏氏宣德中由儒士薦起授台之臨海丞時年二十餘頗負英氣不能屈下於人未一載輒得罪例該除名遇恩宥左遷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白石場大使三年

有惜其才者薦之轉禮部鑄印局又改戸部檢校批驗所九年通考陞福建建寧府廣實倉存貯積官廿餘年南北走萬餘里始得入從九品官歷四所銜皆大使亦命矣哉為人濶達豪放口不能容掩人過初與之見者意其中之險峻不可近久之乃知無町畦崖岸咸與契合祖友諒妣鄭即先公雙松先生女弟考善長以弟遂貴贈承直郎禮部主事妣林封太安人先是承直與太安人與遂皆塟馬鞍山西麓有地理者過曰此墓多少

亡適存賢三弟一子皆不永年存賢亦僅得五十有一喬氏懼不敢塟乃謀易令地就余白故而可否之余曰壽夭有定命壽不可夭夭不可壽非塟地所能可壽可夭也天命固定人事亦能變之立巖牆死桎梏此變壽為夭也寡嗜慾愼寒暑積陰德此變夭為壽也似與塟地無與苟舍舊從新能保山西之封異時不為夸蝕而蕪穢乎喬氏與汶毋大慟曰未亡人固弗敢深泥乎此其如險子何且菜圃我家舊物泉甘而土肥予美平時

所遊樂者塋此計我母子之榻去其兆不百步庶幾朝

省暮視可得而躬也於是卒定菜圃之阡當存賢赴建

寧時觴余求賛其像余為賛數語深入其意醉躍曰我

老死當勒墓門為銘嗚呼孰謂竟在今日耶將塋其從

弟應城知縣璣買石余表叔也因取舊賛而刻之其辭

曰

於其外辭鋒之利也於其内心地之恕也無何其利聞

者無不畏也無往非恕畏者無不慰也利使人畏恕使

人慰人也異乎簧口笑刀者之類也是為銘

務本翁墓誌銘

翁姓馬氏諱隆字士隆自號務本世居常熟雙鳳鄉塗松里曾太父克誠大父元吉考子壽妣沈氏三代皆以衡門泌泉為樂而無河魴齊姜之願故為良民而歿子壽三子長士德次翁次士良皆端謹質直克肖厥父厥祖同心恊力以造家業知貨有悖入悖出之患聚以義而用以義一錢尺帛不敢妄取妄費雖有有名緇黄過

門亦謝卻之用是家致饒裕而為塗松之右無何弗謹於火室廬邸第盡燬於災公乃晝夜竭力經營仍復舊規繼而兄弟相先下世纍然諸孤姪未能成人翁見無父之子多心放慾縱而為汚下之歸乃亟築室於居第之西偏扁曰竹深書舍延良師以托之囑曰藝之工拙質有利鈍勿深罪惟童而巽言弗入冠而幼志弗棄不知德義可尊可貴者幸為我痛箠之由是諸孤長而率履本分咸克肖翁亦猶翁之肖前人也至若殯無棺者

遺以木突無煙者與之粟又其常事生於洪武庚申其月日殁於天順戊寅某月日壽七十有九配陸氏壽考在堂生男一曰駿娶張氏女一適凌海孫男三曰綵曰組先卒曰約曾孫男四惟寅惟明惟榮惟清以明年某月日祔七浦塘北先塋銘曰

道之有本人鮮知之矧能務之乎知而能務於事多助考言觀德可謂無愧

胡汝禮墓誌銘

太倉沈廉宗能致其外舅胡翁之言曰我今年六十有五氣體一旦衰甚似不久於世子將遠行盍為我謝鄭公預乞墓石之刻不亦可乎余諾而不辭廉行僅餘月而翁果卒天順三年三月某日也翁姓胡諱富字汝禮蘇之嘉定人世居太倉南門祖祖乙考通甫妣陳氏三代皆業賈大約計一歲在外日半之由是譜諜散失無從考證上世名位初通甫寓京邸客有誤認翁為畢某者與之叙契濶計歲月似有久要狀通甫固知其誤辭

則恐其顏頰頳熱遂相對唯唯不敢辯客去同舍共大發胡盧因戲呼為畢通甫久而江湖相識皆畢呼之不復知其本胡氏也後歿瘞東門外今里人亦指為畢家墓至翁之世以訛襲訛有與翁訪宗之同異又有不敢與之聯姻者噫事之初出於戲而後至大誤有如此翁之二兄榮華榮華之子海泱愉恒本姓自若也翁身不踰中人質直而無妄其事端本之事其家法不敢用智力設機巧以射利故門戶三代如一日彼反是者雖所

獲頗厚而意外之患亦多也盛衰舉墜恒一世三變焉

配張氏男一曰懌女即康婦以是月廿日壬寅葬南門

外應江門新阡銘曰

用巧多敗用利蚤缺鈍壽於利巧劣於拙惟用愚者恒

保完節視翁庶幾匪曰諛說

周宗本墓誌銘

蘇郡周君宗本年五十有五疾作上有八袠之父從善

在堂力疾起抱其首曰兒不得終養矣飲泣而卒往年

朝廷有事於西洋選羣藝精良者與偕從善良於醫嘗
行君念老人冒險歷遠乃白狀代之去三年然後返宗
族鄉黨皆曰孝哉宗本也在道時母李已謝世君扺家
依依柩旁號慟之聲有足感動人者初同里有謝義孚
者從善姑之夫也以瘍醫行郡中無子取從善為巳子
不易其姓托以身從事因授以治瘍之術逮殁塟祭皆
從善主之至宗本始大其業其所學旁及諸科又不專
於治瘍友人龍患滯下疾苦貧甘死牖下君聞而歎曰

若我友也我可坐視而弗之拯哉不待其招袖藥往得瘥姻家趙病疫死家人相染者半雖至親知已莫敢往君旦暮周視調劑卒皆瘥其治瘍瘥者可知已恒言曰醫仁術也行仁莫過乎醫郡之窶者儒業者疾衆莫能療者咸樂趨焉君諱茂宗本其字別號東林曾祖性初祖廷儒世為吳縣人三代皆不登仕版配黃氏子男四曰昊曰昱曰昂曰晐陳黃石李婦之姪也女三人壻曰孫英王銘陸其孫男三曰順曰賫曰頡女二人生於永

樂元年十月十九日終於天順元年八月廿五日瘞以
再明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胥門周家灞嗚呼君樸實
渾厚無妄言邪行見短於人雖不獲霑祿位得銜朝廷
命身履目覽殊邦萬里外事豈不亦一快哉銘曰
孝徵於家仁徵於人内外之徵為嗣人之型

朱英齋墓誌銘

吾崑前元時有世醫曰劉國英居馬鞍山前業精而家
鉅室廬街東西相嚮為間者數十什物器皿小大莫不

畢備老無子館三人為壻曰何子雲曰馮思齊曰朱通甫是也子雲宋進士朝散大夫䖍曾孫子雲通甫遂從國英授醫藥盡得其祕方密旨亦為良醫初馮壻未乆即捐館其寡妻遺孤衣與食悉主通甫不煩子雲始終十餘年後國英殁取其産三分之計通甫育孤功獨得十之四至今朱氏何氏兩家百餘年來所居所業皆得之國英者通甫生二子長廷玉次時中廷玉今有五孫安寧源仝浩皆善醫獨諱寧者病聾最有名後其姑之

夫陸廷鑑人因呼陸雝近亦歿矣時中生英齋諱英又生貴時中早世英齋遂失其業乃更學為賈其為人質實口若不能言所居貨雖價踴無贋物人爭趨與之市歲費之外恒有餘貲平生無他異能惟日以懷刑為心天順元年十月十三日年八十而終母妻皆姓李子男四曰璿曰瓛曰瓖曰瑄女一以疾不嫁孫男八緣繩綨繗繼緩綬純卜再明年十二月十二日庚申葬馬鞍山新阡銘曰

玉山之陽陳墓之前覆玉而藏無有毀年

王以平墓誌銘

人有為衆所憎惡無所容其身可死而未死有為衆所愛欲舉皆贊其賢未當死而死小丈夫不能無惑志予謂彼可死而未死者蓋將久暴其醜惡於世彼未當死而死者正使人咨嗟痛悼以增衆所憎惡者之顔甲也此東海王君未當死而死者也君姓王氏諱衡字以平蘇州崑山人兄弟四人君善記歷代諸史盛衰興廢之

蹟家有田數百畝歲收佃者租不計租之常額而視歲之豐歉豐則取盈歉則降下其數有田家皆惡之君不為改故佃者樂佃其田恒恐入租之後也其租入歲費之餘不習犬馬聲色無益惟以濟貧結客為事其結客不結聲勢氣焰而結道義雖寒士有文墨藝能亦所不遺建祠堂以龕先主構槐軒以養母志風日佳麗又速諸凡以樂天倫故其死也雖疏遠亦為之咨嗟痛悼而不容已焉初君之歿適余病莫之知踰三月病間始知

之問其柩安在告者曰已火之矣嗚呼悲哉余為設位而哭使舉子周文泰致余言往弔其遺孤君家力頗厚能舉塟能舉而不舉盍寡妻幼兒無能與之主者余辱君愛厚死既不知塟又不能與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於是乃謀其所密上谷成廷珪補刻誌石納其壙君上世在宋多顯人譜牒藏諸兄所嘗兩煩廷珪借考其世系言行收入序中久之未見發至也廷珪乃訪諸僧房中僅得其家謁僧舉薪狀狀載祖曰伯用考曰公輔母

妻皆陸氏天順二年十月十四日卒得年五十有一墓在湖川里摩溪東原三子曰湜曰泌曰慶俱稱母為朱氏女曰素瓊贅周汝欽則正出也此皆得之狀云狀乃予友海虞周紹榮所述紹榮是時何寧以狀抵僧而不以書抵余耶使能抵余余當力疾往而曲為之圖烈焰之慘則以平或幸得而免也茲焉無及嗚呼悲哉若今礱石之費及刻工之直皆出自廷珪贊其事者則沛國朱勗也銘曰

嗚呼此王君以平之墓其美無度軒者當式而過

詹德言墓誌銘

崑山詹諶甫成人喪其父德言襄事嚴乃奉父客梁檍所撰事狀匍匐謁余請為幽堂之銘德言諱宗智德言字也居吳淞之南陶湛橋祖友中考瑜精九數之學號稱名家將仕年三十而歿德言時始六歲母胡盛年守節嚴閑邪以底於成娶王氏生男即諶女館陶愼為甥諶娶雲間邵汝玉女天順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疾

辛享壽六十損一即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庚申葬所居東北之原狀列德言讀書知大義諳曉聲律善結客客有負時名者必先人請見焉作廣堂以待肯來儀式刑其仁賢歌道左杕杜自況讌遊則有竹林菓園之勝故德言事親以孝閒居鄉以義齒其得於所資者葢多也檼之狀如此余又訪諸人言歷歷與狀合乃為之銘曰人之德或成於客君於客也克所擇

平橋藁卷十二